

# 音 乐 会 小 曲

陶晶孙 著

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 
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



民国首版文学经典

# 音乐会小曲

陶晶孙 著

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 
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音乐会小曲 / 陶晶孙著. —上海：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，2015.2

(民国首版文学经典丛书·第2辑)

ISBN 978-7-5439-6478-5

I . ① 音… II . ①陶… III 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现代 IV . ① 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99820 号

责任编辑：张 树 李 莺

封面设计：周 婧

### 音乐会小曲

陶晶孙 著

出版发行：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
地 址：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

邮政编码：200040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50×1168 1/32

印 张：6.75

版 次：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439-6478-5

定 价：38.00 元

<http://www.sstlp.com>

# 出版说明

民国时期虽只有短短三十几年，却在中国历史上拥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随着地理封闭格局的打破，社会制度的转型，思想束缚的解放，社会的文化和学术也开始了古今中西新旧融合与创新的历史过程，迎来一个百家争胜、异彩纷呈的局面，直接表现便是名家辈出、佳作迭现，且其视野之开阔、学识之渊博、影响之深远，为前代所不及，亦为后人所难达。

民国文学史堪称一部文学思潮、文学流派、文学运动、文学论争、文学社团的流变史，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交叉、相互生成的复杂关系，而要想从这些复杂的关系中理清头绪、找到脉络，关键还是要着手到具体的作家与作品上。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，有时即使是同一部文学作品，在不同的版本中也会呈现出大相径庭的风貌。我们尽量选取民国文学经典作品中最初的版本，保留了原书的内封和版权页、书后广告，将文学经典作品的原貌呈现出来。有些文学作品，由于作者早逝等因素，虽然在文学史上具有

一定的价值，但人们对其知之甚少。为此，我们也挑选了一些并非广为流传，但是具有自己的风格、在当时的文学思潮中占据过一定地位的文学作品，为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提供更多的资源。

从 1911 年辛亥革命结束清王朝统治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在这一段特殊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国学人涌现出了许多大家，并产生了在中国学术史占有重要地位的著作，尽管今人对民国学术的评价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但不可否认的是不论是这些大家的人格魅力，还是那些著作所折射出来的思想的光辉影响了几代学人。

有鉴于此，我们以“民国首版经典”之名影印了民国文学、学术经典。内容可谓包罗万象，诗歌、小说、散文、纪实文学，以及史学、理学、文学研究等方方面面，所选皆出自名家、大家之手，或为各学科奠基之作，或为集大成之作，或为震动当时、影响深远的传诵之作，其中不乏流传很少、极难觅寻的孤本，我们苦心孤诣，找寻到这些经典著作的初版本，影印出版，精装制作，以飨读者。

编 者

# 音 樂 會 小 曲

陶 晶 孫 著



上 海  
創 造 社 出 版 部

1 9 2 7

創 造 社叢 書  
第十六種

音 樂 會 小 曲

陶 品 孫 著

上 海

創 造 社 出 版 部

1927

1927, 9, 5, 付排  
1927, 10, 5, 初版  
1——3000册

## 版 權 所 有

每册貰價大洋六角

音 樂 會 小 曲

## 目 錄

音 樂 會 小 曲	1
兩 情 景	21
黑 衣 人	27
木 犀	44
剪 春 羅	60
洋 娃 娃	70
水 葬	80
尼 廬	92
理 學 土	110
特 選 留 學 生	115
哈 達 門 的 咖 啡 店	123
愛 妻 的 發 生	129
短 篇 三 章	134
Cafe pipeau 的 廣 告	150
暑 假	154
獨 步	167
溫 泉	171
女 朋 友	177
兩 始 娘	182
書 後	197

## 音樂會小曲

I 春

他寬敞地對比牙琴坐下，獨奏家坐在舞台中央，會場的視線都集向獨奏家。

——伴奏暫在休止符裏，他放雙手在膝上，落視線在鍵盤上——這時候，台下的會衆要映進他的眼睛裏。

Cello 的Cadenza 好像小流瀑的搖飛——他的視界之中，比牙琴，獨奏家以外，還看得着注意凝息於音樂的人們。

忽然他的眼睛視映着一個有記憶的像貌，他的心中動搖了：

“莫非要是她？”——

他跟在獨奏家後面，走出舞台之時，還對她一

( 1 )

瞥，不錯的，是她！不——不過也不應該是她的！

爲Encore 又上場的時候，他又給對這位姑娘一幣，——白毛的帽，大的春外套。

Encore 完了，拍手響了。人們都站立起來。

他忽忙套他的大衣於衣服上，戴他的黑的舊帽，他從他的衣袋裏摸出一張今天的音樂單，他動筆寫上去：

“我是你曉得的人，此刻我看錯了當你爲我從前的女朋友——你或者要是真的我從前的女朋友——無論怎樣，你和我從前的朋友是很相似的這話，此刻對你應該沒有什麼關係，不過你和我的從前的女朋友相似的事實倒也是真的，所以我想要和你談一次話。我此刻把這話來作要和你談話的理由，是太失禮了。不過，今天你有好意來聽我們的音樂，也可以算你能够和我談話一刻的理由。”

他腰了紙片，走出門口，走出門口的人們已經不能看破他是今天的伴奏家了。他走出場外，男女們三五作羣向街走，他速步走一段後，在薄暗之中，就覓着她。

不過他不能近她了，他心中感得有一種感觸。  
他沒有把紙片給她的勇氣了。

所以他慢步跟在她的後面。她是同一位年長  
姑娘同走的，她們倒是給了後面憂鬱的他許多活  
潑的笑容。

她們走進Café chat noire了。她也跟進去。

這小都第一的咖啡店，倒有許多文士客，他本  
願要坐在她們的旁邊的，但却坐在了一張不被她  
們發見的她們背後的桌子上。

他噙着吸Orange水的細管，Cello的旋律在  
耳鼓裏反響，美麗的Cadenza流過去，她的輪畫映  
在眼底，他的回想跳在心臟上。

◆ ◆ ◆ ◆

“你問我的女朋友麼？是的，她同你真沒有一  
點不像之處。啊，那個黑子她也有的！已經三年沒  
有會她了。你問三年前麼？三年前是在東京，東京  
是我的新故鄉，我是在東京生長的，還是在我家鄉  
時候，因為我的家太大，母親的心太小了，所以不  
放我出過門檻。到了東京，又是街市太密，人家太

小，所以沒有見過樹木原野，你曉得我初到的原野是那兒呢？她初同我去的是東京西郊的原野，有一天她在我家玩，她將要回去的時候，她對那跟着他的僕人說：‘Kioya，你今天能够同我們再去麼？’於是這女僕人就到我們兩方的家庭去辦好交涉，同我們到郊外，這時候我是十三歲。自來水路的土堤上生着蒲公英，蒼空上告天子在落下來，她的穿白襪的足伸在青草裏，她的手弄我的外衣角。

‘你如能够同我在一個學校，是更好的呢。’

‘我是中學，你不要忘記。’

‘唔！’

‘那麼，你要到遠處去的？’

‘現在那裏能够說定。’

‘你這話真冷酷……’

我們講過這樣的話。

你問以後的她麼？後來我們也搬家，她們也搬家，她進了女中學後，她失去她的父親，從此以後，她的性格也變為極冷靜的人了。那時候我早晨總要多轉一段路，在路上碰到她往上學去，她同我在

俄國公使館後門的馬房前碰頭的時候，我們便招呼，講幾句話，以外也沒有什麼交際了。

有一天，她的明信片說：‘明朝做我們的最後的會面，我要往別處去了，會面時請來。’

我總不能解她的‘會面時請來’——翌朝我仍走到平常必經的路上，看見她來了，我纔了解她的話了。我跟她去，走到河岸電車的停車場，她買票子，是兩張，電車裏我同她坐在一並排，電車的動搖跳起Cushion的時候，她問我：

‘我問你Baby是叫什麼？’

‘叫小孩。’

‘唉，那麼‘我的小孩’，我昨天請母親要許你常常到我家來玩，我們是幼稚園以來的老朋友。’

我看她的瞳孔裏映着我。

‘不過，我的小孩，媽說不是有婚約的人不可以常常往來的。’

我說：

‘我是支那人，你又是——’

‘我也曉得，但這有什麼妨礙，若是有碍，我們

早已不能天天見面了。我們不妨就說是有婚約了，去報告媽，好常常來往。不過，明天我們要搬到海岸去住，我倒要天天乘火車來東京，那鎌倉海岸，夏天太難過了，春天的風光很好，我要請你每星期六到我們家裏來，等到星期日你下午可以回去。

我們什麼都不講了。‘武藏野’的土堤上開着許多蒲公英，堤下自來水道水涓涓地流着。她的頭髮在耳朵旁邊拂動，紅色的帽子和紅褐色的春外套，窄小的腳上穿着黑的皮鞋，她在看水，我坐在草裏接吻在她穿着黑皮鞋的腳上，她那時候的臉子——就是和你沒有一些相差的。

啊，你問現在的她麼？是的，後來兩月後是暑假，她還在海岸，我却在日光。

東京有了大地震——那天，她是往東京去的，我即刻也跑回東京，但是，我終於不知道她的生死了。”



他在凝視着她這樣獨語，他太被回顧所苦了，他也曉得一個女朋友的死，總不過是一個運命之

戲，雖然，雖然，——

他被憂鬱牽下去，眼前的她，過去的她都忘去了。

他不意之間立起來，他沿着市中的河谷傍高崖緩緩地走。

那張不能給他的紙片，仍留在他的衣袋裏。

於是他的舊女朋友又回到他的胸中了。

## II 秋

他接到一封信：

“明天 G 氏的音樂會請你去，這裏封一張門票。你必定要問給你這票的人，這是認識你的人給你的，所以請勿見怪。”

他曉得今天音樂會是有個女學校的同學會叫白菊會的主催，他在這會裏沒有一個人認識。就算是這會裏的人寄他，但是他們的目的在開會募捐，當然沒有送門票給他的道理。他又想到他的管弦樂的人們，他仍不能證明有人送票子給他的道理。